

仁愛和平講堂—為災民祈福

解救世界災難 淨空法師、江岷欽先生、社會觀察家楊憲宏先生 (共一集) 2009/8/19 台灣華藏電視台
檔名：28-059-0001

主持人：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「仁愛和平講堂」。我們都知道八八水災，對台灣所造成的創傷，不僅是有形的創傷，心靈的創傷更是無與倫比。我們今天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講座，一起來關懷台灣，一起來關懷這塊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、我們自己的同胞。我們請到了淨空老和尚和楊憲宏楊大哥，跟我們一起來分享，一起來開示這樣的一個問題。我們都知道，「天災無情人有情，守得雲開見月明」，但問題是雲開了嗎？是何時能夠看到月明？我們想首先第一個問題，想請師父給我們開示一下，究竟在災後重建這個部分，很多受災戶他們心靈受創非常的嚴重，很多不是受災區的民眾心裡也非常的著急，希望如何能夠來幫助他們，讓這些受災區的孩子們，或者長者能夠有效的、迅速的，從這種心靈的創傷當中迅速的恢復，他們應該如何來進行心理的復健？我們請師父來為我們開示。

淨空法師：這次的水災正好我在高雄，準備回來的時候高鐵已經中斷，這一斷就斷了五天，所以我也在高雄住了五天，看到這個情形。我所看到的，因為在高雄市區沒有看到外面的，平常我沒有看電視的習慣。所以以後到第五天才有人告訴我，我們打開電視才看到非常嚴重。想起來五十年前八七水災，我也遇到，那個時候我在台中。當年我跟懺雲法師在埔里住茅蓬，那次災難他茅蓬也受了損失，我是兩個星期之前到達台中的。我看到之後，想到災難是無法避免的，不但是在我們面前，可以說在全世界，我們從媒體、從

網路上看到的報導，比我們這個災難更嚴重的還有很多。災難怎麼發生的？如果要找原因那就對了，這路就走對。凡事它有因、有果，災難是果報，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

我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看到近代印光老法師，他老人家一生對佛法方面講的倒不多，對因果講得太多。我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住在中華佛教圖書館，這個圖書館是倜虛老法師建立的，我在那邊講了四個月。他蒐集弘化社出版的書很齊全，那就是印光法師的。我們跟印光法師的緣分也非常殊勝，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是他的學生，就是祖師的遺教，所以我們也特別關心，很認真去學習。看到這些出版物，我翻翻版權頁，我感到非常驚訝，他老人家對佛經流通分量並不多，種類是很多，但是每一種印的數量都是一千冊、兩千冊，三千冊以上的很少，版也不多。唯獨有三樣東西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（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）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三樣東西每次他印的總是五千以上，一萬、兩萬，高的到五萬，而且這個版他印了幾十次。我統計這三樣東西，差不多超過三百萬冊，我感到非常驚訝。老法師這三樣東西不是佛教的，尤其《感應篇》是道教的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也是道教的，為什麼印這麼多？我曾經想了兩個星期，裡面全部都是講因果報應。所以想想，老和尚一定是看到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災難，全世界的天災人禍一年比一年頻率上升，災難一次比一次嚴重。

聯合國我也很佩服它，我參加了十幾次世界和平會議，確實那些人都是在尋求，怎樣化解衝突、怎樣化解這些災難，能幫助這個社會恢復到安定和平，他們是真想做想不出方法。我住在澳洲，昆士蘭大學校長找我，希望我能夠盡一點綿薄之力，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會議。我跟他們談的，我說中國人在過去五千年來，這個國家、這個族群、這個地區長治久安，靠什麼來的？很多研究中國歷

史的人都很佩服。我說根源就是教育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教什麼？教倫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。人要真正明白因果，因果是真的不是迷信，確實確有其事，真的把因果道理搞通，人心就定。人心定了所謂「人定勝天」，這個天是什麼？就天然災害，人要定了天然災害就沒有、就化解。這話是真的嗎？真的。我們中國老祖宗講這個講得很多，現在我們都不相信老祖宗的話，認為它是過時，對外國人起了信心。

外國人最近講了很多，我這裡有四本書，這是美國魏斯博士他寫的，這是講因果的。他用什麼方法講？他用催眠，讓一個人在深度催眠狀態之下，他能回到過去世，回到再過去世。這裡面有一個例子，有一個例子很難得，他回到大概八十幾世之前，八十幾世是四千多年，說出那個時候他住在洞穴裡面，這不是假的，這是真的。從這裡面的結論來說，我們這個世間任何一個人，他一生的遭遇沒有一樁事情是突發的，就是與過去世沒有因的，突然發的，沒有，一個例子都找不到，統統都是有前因後果。在佛法裡面講別業跟共業，別業是個別的，跟別人不相干。像這個災難，這次水災、地震這很多人死亡，這共業，共業統統有原因，哪有沒有原因的道理？我們說從念頭能夠說鎮靜下來，能夠回心向善，這個災難就能化解。

這本東西裡面，這是近代的，日本江本勝博士他做的水實驗，這裡面有很多畫面，我把它找了幾張例子來給大家看，你看像這是水的結晶，他做了十幾年。是我有個同學在網路上偶然發現的，前幾年，網路上好像有很簡單的四頁資料，拿來給我看。我看了之後，我就找我們這些出家的同學，我說你想辦法跟他聯絡，跟江本勝博士聯絡，我們邀請他到澳洲來做報告。他接受了，接受邀請在澳洲做四次報告，他已經做了十年，現在已經十二年。我在日本開過

幾次會，我到東京去訪問他，看他的實驗室。他是用水，水是礦物，發現水能聽，它會聽、它會看，這裡面都講得很清楚。你寫個字，寫個愛字，或者寫討厭、混蛋，寫這些貼在實驗管子裡面，管子大概只有手指這麼粗的樣子，長長的，裡面就是裝著各個地方收集來的這些水，自來水他也收集，山水他都收集收過去。把這個字貼在瓶子的上面，大概是一個小時之後，把它放在冰箱裡讓它去結冰，攝氏零下五度它就結冰，就成了雪花。

然後在顯微鏡底下去看，凡是正面的愛、感謝、歡喜的圖案，非常之美；你要是說厭惡、我討厭你、我恨你、我不喜歡你，圖案就很難看，實驗幾十萬次，都沒有差誤。最美的就是愛跟感謝、感恩，這是無論寫哪一國的文字它都能看，比我們聰明，無論是什麼言語，我們聽不懂的，它都會聽，都能反應。而且懂得人的意思，我們以善意對它、以惡意對它，統統懂，這說明了水。我看到這篇東西，我很喜歡，我也跟江本勝談，我說你把佛法裡面所講的東西證實，這太難得。佛告訴我們不但人有見聞覺知，動物有見聞覺知，植物也有見聞覺知，山河大地也有見聞覺知，這太難！礦物，小而微塵，大而世界，不但這個，連空間也有見聞覺知。為什麼？這是因為自性變的，自性的本能它有見聞覺知，所以見聞覺知永恆不滅。這是惠能大師明心見性說了五句話，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，就是講見聞覺知。見聞覺知是靈性，所有一切物質，這個世界都是從它變現的，所以它能變的自性有見聞覺知，所變出來任何物質東西，統統都有見聞覺知。

所以我說江本博士你的功德不小，你現在測驗出來，但是你只能叫我們看到一樣就是色，他的圖案看到色。佛講的它還有音聲，有妙音，還有味道，所以說色香味觸，它有色、它有香、它有味，這些你還沒有能夠測出來，你還要認真努力繼續去學。明白這個道

理，就知道我們起心動念，人知道；起心動念，樹木花草知道；起心動念，山河大地知道。我們這一個善念，所有一切都變善。所以以後我才恍然大悟，極樂世界跟我們這個世界，有什麼差別？毫無差別，就是極樂世界的人他沒有惡念，全是善念，所以他沒有一樣東西不好。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人麻煩，從前還不錯，有聖賢教誨，現在把聖賢教誨都丟掉，東方人不要聖人，西方人不要宗教、不要神，那個麻煩可大！我們現在所有的念頭，起心動念都是貪瞋痴慢、都是自私自利、都是損人利己，這還得了嗎？所以現在整個世界成了問題。

所以我們說破壞自然環境那是小事，我們的念頭破壞自然環境這才是真正的大事，但是這個很少人能知道，所以說根源在此地。因果什麼時候有的？有宇宙就有因果，有生命就有因果，所以因果教育比什麼都重要。如果我們遇到災難懂得這個道理，心是定的，反省找自己的過失，不要找人，找自己，你找人的時候你會怨天尤人，你的麻煩就更大！找自己，找自己的過失真正懺悔，改過自新，每個人都反省都找自己，災難就化解了，問題才真正解決，這是真的道理。所以這次在高雄五天，我在那邊住五天，正好遇到這個災難，我每天白天讀經念經，給這些災區迴向，這是我們一個佛門弟子本分的事情，應該要做的事情。沒想到我昨天再去複診，我上午去，下午就回來，那邊同修告訴我，他說「我做的這個還有一點感應。」我說「我們應該做。」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，化解災難不難，不但能化解災難，可以把這個地球變成極樂世界。

主持人：非常謝謝師父。其實師父剛剛提到一個人，從自己的心開始做起，每一個人人都反省，也能夠了解因果關係，如此心就會定。但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如我者流，通常都會覺得我們繳了稅、納了錢，也透過投票的方式把權力交給政府，政府總應該做一點事

情！在這個時候如果去安定人心，除了我自己修身養性，需要一點實踐以外，楊大哥我要請教您的，對政府體系來說，政府能做什麼？宗教界還能夠做什麼？除了安定人心這個部分，能夠具體發揮哪些比較具體的，機制和功能？

楊先生：其實我的問題也是要請教師父，我們也是很困惑，師父剛剛談到共業，這種環境共業。今天我做了環保記者大概三十年，寫過書，走過傷心地，當時候寫的就是這樣一路走，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，就看到那個共業，累積的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沒錯。

楊先生：感受到那個危機感，所以當時候寫這個書。寫了這個書，我這兩年自己在整理這個書，我發現好像我們往壞的地方走，速度雖然有變慢。你剛剛提到政府，我想一屆又一屆的政府，是進步，可是進步的速度跟挽救因果報應又趕不上，就是這種急切趕不上，國土危脆。然後你覺得，其實講白，我的語言是說能否戒慎恐懼？像九二一地震，十年前的九二一地震，把山震鬆掉、震裂掉了。這次我們看到大雨下來的時候就天崩地裂，就整個裂下來，有一個因果在，九二一那時候所看到的。然後比較扼腕、比較遺憾，政府部門裡頭不是不知道，知道有那個問題存在。可是當當下那個問題在發生，要變成災難的過程裡頭，我們看到大家好像忘記有這個事情。所以說師父說得非常好，就是有因果的觀念，可是在那個當下我們如何避難？怎麼樣做到戒慎恐懼，在那個當下能夠大家互相警告、互相救援？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楊先生：愛心、慈悲心，有時候覺得這個慈悲心不常在，真的是極大的遺憾。這兩天我看到電視，我也勸很多人說，如果你沒有事的話，不要看電視好了，因為電視一直傳播的狀況，有時候它當

然是電視為了責任。可是它所傳播的卻很多人累積更多更多，也就是這個業來累積另外一個業。所以師父，在這種情況底下，安定人心的方向上，有沒有更好的作為？尤其在當下怎麼對治？

淨空法師：你說得非常道理，媒體，我說了很多年，媒體可以救這個社會，也可以毀滅這個社會。我在早年初學佛，那時候二十幾歲很年輕，方東美先生就告訴我，他那個時候就講電視，他說這個東西不能小看它，要很重視它，這個東西可以毀滅一個國家，也可以能拯救一個國家。它是沒有罪過的，它是個科學機器，問題使用的人。如果我們能用這個東西做正面的教學，問題就化解；如果這裡面傳遞的信息，是暴力、是色情、是殺盜淫妄，那你就是天天教社會大眾，特別是年輕人、青少年，這還得了嗎？所以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。以前我在馬來西亞，馬哈迪首相也跟我談這個問題，他那個時候講到電晶體，他講現在你別看它一點點，像指甲這麼大的那個威力不可思議。所以他對這個也非常重視。

我們譬如在遇到災難的時候，大家能夠向古聖先賢學習，能夠用媒體這種手段勸化人，能夠激發善心。但這也是很難，應該在平常多教教。我是想了多少年，但是也沒有這個緣分，能夠真正有一個教學的電視台，能夠肩負起這個責任。當然電視台開銷還要，但是將來也可能會有這個緣分，因為現在網路電視成本也大幅度降低，不需要用衛星，能有這麼一個電視台天天教學。現在中國大陸這個兩年來，有很多像「企業家論壇」，我看到他們的光碟非常之好，這種東西天天播放不就上課嗎？特別是企業家提出來，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賺錢。這企業家就歡喜，可以叫企業老闆少操很多心，少造很多孽，用正當的手段一樣賺錢，而且比一般想像還要超越很多。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情。

主持人：非常謝謝師父，師父曾經說過，說人類的災難在往後

會不斷的到來。過去我們認為天然的災害是偶爾出現的危機，可是將來在聖嬰現象的情況之下，恐怕會變成一種常態。這次八八水災給台灣是不是就是一種警惕？如果人類不珍惜自己的自然環境，大自然的反撲必然會非常非常的嚴重。佛經上講說「戒定慧」，雖然它講的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的一個大道理，但是對於人類跟自然的相處，難道不是同一個道理嗎？我們想請師父為我們開示說，人跟大自然應該如何相處，才不會招致大自然比較嚴重的反撲？

淨空法師：宇宙是和諧的，我們老祖宗在幾千年前就提出「和為貴」，一定要懂得和睦相處。要真正落實和睦相處，頭一個應該就要曉得倫理，倫理講什麼？講關係。我們跟一切人是什麼關係，跟天地萬物是什麼關係，跟鬼神是什麼關係，這都是屬於倫理。在佛法裡面講這關係太密切，是同一個自性，同一體，不是同一家，是同一體。《華嚴經》給我們第一個就講一體，一體起二用，二用就產生變化，二用之後就三遍四德。我們中國古人也講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這是千萬年前這些老祖宗們，他們這種智慧幾乎他都圓融、都通的，為什麼？他心是定的，心定就通。定是什麼？定是真心。心有念頭，念是妄心，那就不一樣，妄就不一樣，各人不一樣；如果把妄統統放下之後，那你就貫通。所以定中你才能夠見到真性，才知道整個宇宙的和諧。特別是佛法對這個講得非常清楚，宇宙怎麼發生的、怎麼來的。這個道理現在科學、哲學都沒有結論，但是佛法有，佛法給你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個理很深，要慢慢去悟，要真正放下你才能夠悟得透。如果你沒有放下，還有雜念、還有分別、還有執著，這就是障礙。不是你不能悟，人人都能悟，只要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，你的智慧、你的德能，就跟諸佛菩薩沒有兩樣。

主持人：是，非常謝謝師父。悟，談何容易？悟就是我要用心

去領悟、去體悟許多事情。可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或者是政治人物，乃至於商界，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，他們大概想的部分，除非經常跟師父在心靈上，有若干的溝通，否則要體悟談何容易？我想請教楊大哥的，您做環保這個志業，應該說志業沒有錯！

楊先生：是。

主持人：長達三十年之久，為什麼台灣的民眾對於這塊屬於自己的土地，他珍惜的成分，不會像想像中這麼好？師父剛剛講是共業，可是很多人會覺得很抱怨，我是很愛惜這塊土地，為什麼共業就蓋過我的別業？人如何跟自然相處？或者應該透過什麼樣的機制，才能夠把人的環保意識，跟自然相處的意識能夠有效的喚起？

楊先生：我覺得我們對台灣怎麼來，到今天為止，還沒有在教育上面非常完備。我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想法，也請教師父，台灣這個島不是有地球就有，大概從地質地理的證據來看，六千五百萬年前那次撞擊，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撞擊以後，這個撞擊非常大，因為撞出玉山那麼高的山，是撞出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因為後來一開始就有山，所以可能撞了以後這個山更高，說不定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高。然後它逐漸崩塌，這個崩塌我們每天看到，山崩地裂的這樣塌，才有西部的平原，才有東部一小個地方是平的。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頭，這個形塑還有沉回去的證據，因為現在台灣的高山上還可以找到貝殼。所以足證六千五百萬年前撞起來以後，不是就穩定的，它在浮浮沉沉。

我們現在證據看起來，大概五百萬年前那次浮上來以後，我們用一個比較謙卑的說法，是還沒沉下去，因為過去它有浮浮沉沉，還沒沉下去，維持到今天。一萬四、五千年前，最後一次冰河期結束以後，一直到今天，台灣地處在北迴歸線經過地方。北迴歸線在非洲經過撒哈拉沙漠的正中間，也就是北迴歸線經過的地方，在地

球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沙漠，統統都是沙漠或是惡地質，只有台灣是一個好山好水。這中間一個是剛剛講地震才有台灣，第二個是颱風每年，你看十七到二十四個在太平洋形成颱風，至少差不多有十個左右會到台灣來帶來雨水，所以才不是這個。所以我們老實說，對於地震或是大雨，有很複雜的情緒，如果沒有這些雨水，台灣就是一個沙漠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沙漠。

楊先生：所以人不能住。但是這樣的一個歷史，台灣大多數人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。所以剛剛師父談到對於自己的過去，或古聖先賢的說法，或是在科學上留下東西，大地是如何在形塑台灣這個島，而我們所謂現代化的文明，是不是正在對抗這個？這就又回到別業跟共業這樣的問題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楊先生：這樣子一個比較龐大，師父剛剛提到宇宙觀，台灣在整個地球，在整個全球的地質地理，這樣我們的環境，如果能夠被深切認識的話，我們會珍愛這個土地更多，很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。您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問題可以被理解？或是說理解以後，從師父的觀點來看，能產生一個巨大的改變嗎？

淨空法師：這個問題還是教育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，確實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在過去，你看政治制度裡面，這些各個朝代，它把教育擺在第一，行政設施裡面，第一個部就是教育部，禮部，禮部是教育部。你看首相有事不能視事，禮部尚書代替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真正能看清楚過去政治，一切是為教育服務，都把教育擺在第一，所以它天下太平。現在教育已經把它擺在不重要，把經濟放在第一個，那個麻煩事情！經濟是利，利是人之必爭，人都相爭這世界還能和平嗎？能不出事情嗎？所以你看看，《孟子》頭一篇

你看看。

楊先生：「梁惠王」。

淨空法師：見梁惠王，你就曉得，這不能用利，用利的時候這社會絕對不會安定，所以孟子教梁惠王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」。這要教學，你能夠人人都懂得仁，仁是愛人，人人都能互相相親相愛；義是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這社會多和諧！所以說還是教育問題，還是要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。我們在這幾年，實在講就是把這個理念，老祖宗東西，尤其在中國幾千年的成就。所以中國人懂得教育，有教育的經驗、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效果、成果。如果能把這個東西再恢復起來，可以幫助世界化解衝突，可以給世界帶來安定和平。過去馬哈迪跟我談過這個問題，這是有一次我們見面，他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「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這個問題問得很嚴肅，我就告訴他，「如果你能把四樁事情做好，世界就和平。」他說「哪四樁？」我說「第一個，國家跟國家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，第二個是派系跟派系，第三個是族群跟族群，第四個宗教跟宗教。這四樣都能做到和睦相處，平等對待，天下不就太平了！」他聽了之後半天說不出話來皺眉頭。

最後我告訴他，「是困難，是不容易，很棘手，但是從宗教下手有辦法能做到。」這個世界上，畢竟信仰宗教的還是多於不信宗教的人，這些宗教要團結，他能夠影響政治，他能夠影響派系、影響族群。我的話他聽懂了，所以他第二天就給我寫信，邀請我參加二〇〇五年年底，他辦的一個世界和平論壇。我們四天在一起，所以也就變成好朋友。確確實實我在新加坡一九九九年，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像兄弟姊妹一樣。新加坡政府歡喜，對它社會安定有很大的幫助。所以我在和平會議裡面，一直把中國東西介紹，強調中國的儒釋道跟宗教團結的重要性，能夠向這方面認真去

努力，社會有救，不是沒有救。

主持人：是，人生就是等待和希望，非常謝謝師父給我們希望，也可以讓我們在道中能夠有些等待。人一定要學習，教育是很重要，因為人不學不知道。這個道理不透過學習，如何能夠知道？不過師父，另外再請教您，當然我的佛學知識非常淺薄，以前好像讀過說發生日全蝕那一年，地球上都會有大的災難。佛經記載說在末法時期災難會比較多，因為共業會累積超過個別的別業。末業時期惡事會頻傳，壞的力量也會超過好的力量，很奇怪的是人類的壽命在末法時期，每一百年就會減一歲，減到最後減到十歲的時候，人類剛好回到最原始的情況。要請教師父的，是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諸多現象，都跟末法時期的特徵非常相近？人類現在所面臨的浩劫，是不是就剛好應驗了佛經上的記載？

淨空法師：這個事情，當年章嘉大師在世的時候，我向他請教過。他老人家告訴我，他說法沒有象徵末，沒有這個，為什麼佛說這個？是我們學習的人認不認真，如果我們都認真依教奉行，那都是正法，永遠是正法。這就是說什麼？學習的人慢慢他就懈怠，懈怠，不是法有這種項目，是人，也就是人愈來愈對於聖賢教誨愈不認真、愈疏忽，這樣才造成的。如果有人真正能了解這個，特別提倡，正法它現在還是可以能興起來。人人守法那就是正法，正法是戒律第一，人人都能夠守法，不但是國家的法律要遵守，他能夠守道德，他懂得因果之後他不會做壞事，他也不會去想壞事，這個世界不就恢復到正法了！

主持人：是。

淨空法師：所以象徵末在人，不在法。

主持人：是，好，非常謝謝師父。不過接下來請教楊大哥的，還是回到人跟自然的相處問題。台灣的教育其實從一九四九年到現

在，將近半個世紀之久，坦白講大學現在幾乎滿街都是。我們經常開玩笑說，現在台灣的教育是「博士滿街走，碩士賤如狗，學士無事做，可能會當扒手」。就是大學教育已經非常非常的普遍，可是為什麼人跟自然相處之間的道理，除了剛剛師父所開示的方式以外，找不出一條真正能夠和諧相處之道？它真正的歸因，除了剛剛師父所講的因果不明以外，人應該如何透過於比較適當的方式，來與自然相處，而讓自然不會對大地、對人產生極大的反撲？

楊先生：為什麼古代的皇帝穿龍袍？龍在過去就是治水，就是有能力治水者，有德者居之，那個德就是救生民於水深火熱，水深！可是現在的領導者在這部分，他認為很多東西用工程就可以決定。我們幾年來不停的在告訴這個政府說，非工程手段可能才是真正治水的方法。治水不是只有大禹跟鯀的辯論，疏導、圍堵，不是只有這個，因為我們太多的機會。你看這一次最驚悚的畫面，出現在全世界，在河邊的一棟樓就這樣下來，一個房子就被激流這樣帶走，這全世界驚恐。當然它的原因是氣候變遷，可是我們要不要回頭去看，我們有沒有就是住在河上面？我們有沒有與河爭地？為什麼那樣的問題，到最後變成政府需要用法令來處理？而不是我們自己有畫一條紅線說，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？你認為是小惡。你說我就找一個地方住，然後在這裡，有些人說你既然住了以後，我就給你水、給你電，甚至於幫你非常困難的去造橋鋪路，這有可能是引人入危地。

因為本來是危險的地方，你幫他做了這麼多產業道路這些，其結果是什麼？引人入危地。危邦不入，不但不是危邦不入而且危邦必入，本來就是很危險的地方，我們就住在那地方。然後出事的時候，我們才回頭說你們為什麼不撤離？這個要回頭去看政府在這個時候作為。以及我完全同意師父的說法，教育有沒有深入到人心？

你自己就不會去做這個事。我們知道這個絕對不可以碰，絕對不可以去做這個事情，我們距離這個其實很遠。要回頭看，我們的教育如果說，岷欽兄，你看攤開我們所有的教本，不管它是國語、英語、數學什麼，或是大自然，對這些問題我們有琢磨一字嗎？有某種程度，我最近在看，好多問題真的是不教而殺，你沒教過他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楊先生：所以我覺得就變成是一個很龐大，我為什麼擔心？因為今年這個颱風第八號，是今年第一個颱風，第一個！然後今年潤五月，我們現在八月底才會進入農曆七月，所以表示我們路長得很，未來二十天、三十天、六十天之內，我們有沒有可能這樣的災難？我不願意危言聳聽，可是又不得不覺得要提出警告，這中間其實甚為為難，很為難。就說你不講得夠警告，那人民不覺得，好像最大的災難已經過了。其實我們不知道，大自然有太多極端的行為，你怎麼能說這是空前絕後？我認為災難是空前的，可是不見得是絕後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主持人：是，好，非常謝謝楊大哥。我還是想請教一下師父，我們看到台灣這些年來，當然楊大哥您講的八八水災是空前，但絕對不是絕後，我也相信絕對不是絕後，因為聖嬰現象是自然對人類的反撲。但是面對這種困境，我想請教師父的，宗教的力量能夠為芸芸眾生，除了發揮安定力量之外，還能夠為他們做什麼？坦白講我自己在教育界我知道，台灣多數的教育都是告訴學生，將來出去如何能夠營利、謀生，學得一技之長。所學的幾乎都是應用，如何讓它變一種技術，而這技術能夠做為他生活謀生的技能。但對比較寬廣層面的和諧之道，或者人跟自然相處之道，或者人與神之間，應該如何去溝通這個方面，坦白說我們的教育幾乎是空白一片。宗

教界能夠替台灣的芸芸眾生，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？能夠如何幫助芸芸眾生，度過這種在台灣教育當中空白這個部分？

淨空法師：宗教必須要恢復宗教教育，不能只是形式，搞形式沒有實質這就是迷信。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宗教在社會上地位一落千丈，讓人家批評是迷信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，宗教徒他要負責任。宗教本身是好的，沒有一個宗教是不好的。我節出這個本子，這是準備明年在聯合國開會用的，每個宗教裡頭你看教人做人，幾乎每個宗教都教人要孝順父母，這是我們在經典上都看到的，要孝順父母，要尊敬師長，要友愛一切人，它這講得都很清楚。如果我們都能夠把宗教教育提倡出來，真正把它落實在自己生活上，懂得愛人，懂得尊敬人，懂得關懷人，懂得照顧人，懂得互助合作，這問題馬上就改善。所以說宗教有團結的必要，有合作的必要。所以我早年還常常提倡，在聯合國我還講最好辦宗教大學，一個大學，不同的宗教就是不同的學院，將來宗教徒都是一家人，不同院系而已！但是都學倫理、都學道德、都學因果，都學著怎樣去熱愛人群，這個教育比什麼都重要，比學一些技術重要得太多。中國自古以來教育頭一個是德行，所謂德行，你看孔子四科，德行、言語，政事在第三，政事就現在講的謀生的技術，文學文藝那是在最後，這個很重要。現在我們的教育前面沒有了，只談科學技術，謀生的這一套，不懂得做人，所以才發生問題。

主持人：非常謝謝師父。不過我們看到從八八水災，台灣的各界都在關心自己的同胞，這個時候沒有南部人、北部人，全台灣都是南部人，因為對於這樣的災難，即使我們不論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心情上其實都是一樣的。對很多人來說，在受災區的居民，他們真的如果要煩惱平息，前提一定是身心要安頓。雖然我們說身心安頓，煩惱平息，不過它一定有優先順序。楊大哥，以你多年來的

觀察，除了宗教力量、政府力量介入之外，這些受災區的居民，他們應該如何能夠給自己心理建設，能夠達到真正的身心安頓，才能夠進一步的煩惱平息。

楊先生：其實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，我總是一直再提醒，如果這次八月八號這個風災，這個颱風再多待十二小時，可能災難就不是只是在那一邊而已，可能全台都有。

淨空法師：不錯。

楊先生：所以其實我總覺得，這些災民是替很多台灣人受難，他們等於是肉身去接觸這個最大的災難，去提醒。我最近跟台北縣縣長周錫瑋談到這個問題，我問他一句說，如果這次莫拉克的衝擊是在台北縣，你覺得你有辦法擋得住嗎？就是這是一個課題，這是一個課業，今天我們去關心別人，明天可能我們必須關心自己，這互相之間有這樣一個同理心，慈悲心就自然油然而生，這怎麼會是南部人的問題？是整個台灣人的問題。我們如何從走向未來的過程裡頭，有一個good

future，就是說好的未來的感覺，這要共創。所以我可以很直接的講，就是南部的那些環境難民，我稱之為環境難民，這就是「天地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，就種情況發生的時候，我們要怎麼樣去克服這樣的問題？這過程最重要。就是說我們怎麼樣互相之間建構一個，他經過這個災難以後，明天會有更好發展的路徑，政府、宗教、全民大家一起要幫他設計，讓他有了這個苦難，這個苦難結束以後，他有個好的未來。這個好未來真是太重要，那就是信仰、信心的來源，就經過這個以後，結果明天我才有信心走向未來，而不是對未來就我什麼都沒有了。應該讓他在那一個譬如昨日死，整個過去了以後，怎麼樣走向未來的過程，互相之間感覺到那個力量，原來在所有不認識的人之間，有那麼多的提攜。我們老實說，這個社

會還沒有做得很好，我看到做了，大家這個力量還沒有形成。所以其實最重要是安置，未來預計可能有到三萬人，這些人每個人都是我們兄弟。怎麼樣讓他們有一種，雖然我失去了家鄉、失去了過去，可是我有個很好的未來。我覺得這一點政府、民間、宗教團體一起提供。

主持人：是，非常謝謝楊大哥。我們知道每次台灣出現這種令人遺憾的災難，第一個馳抵現場去救援的，很少是政府機關，幾乎都是宗教團體，宗教團體的愛心無遠弗屆。但是我們看到宗教團體，它畢竟是一個民間團體，因此我在這裡想請教師父的，宗教團體的力量，它有首動的力量，也就是說它首先馳援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。如何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每次災害當中，以宗教力量奉獻，然後提醒相關的當局，政府跟宗教之間應該如何有效的合作？因為政府畢竟有龐大的資源，它是有組織化的一個結構，如何能夠讓這種有結構化的機構，但是他們有比較多官樣文章，行事比較緩慢。宗教，我們沒有什麼官樣文章，就能夠很迅速發揮我們的愛心，兩者之間應該如何有效來搭配，這種偶然出現天災的時候，讓台灣的社會受到創傷能夠降到最低？師父，請您幫我們開示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首先我們要宗教團結，它才能有很大的發揮力量；宗教不團結的話，就很難有這麼好的一個效果。宗教團結，當然首先宗教裡頭，確實也有不少有識之士，你看連羅馬天主教的教皇，也呼籲到說世界宗教要團結，這是個好事情。所以如果說政府能夠再把它促成的話，那就更容易。中國自古以來，政跟教是連成一體的，是沒有把它分開的，帝王都是宗教的信徒，而且都還是虔誠信徒，所以他能夠密切合作。現在整個世界我覺得也有這個必要，所以我們提倡宗教要團結，也收到一些好的效果。我們明年準備在聯合國，辦一個全世界宗教團結的大會，現在聯合國也批准，時

間也確定，給我們是四月份，四月份非常好，在紐約是春天。我那時候最怕它是一、二月份，一、二月太冷，所以四月份非常之理想。我們搞一次全世界的宗教大團結，來利用聯合國的場所，所以這是個好事情。在自己國家，政府也要能夠想到這一層，宗教要給它團結。

我在澳洲我就教陸克文，我說你做了總理，你最重要的就是把國家團結起來，頭一個是黨派。在過去他是反對黨，你看反對黨，執政黨對反對黨待遇很差，我們常常在一起的時候，都是政府的部長們接待在一起吃飯，他是反對黨，他就不能坐主桌，他把他坐到邊上去。我說這個不好，我看到心裡都難過，你現在做總理，反對黨吃飯的時候一定請他坐主席，大家在一起。所以希望不要有反對黨，有反對黨人民可憐，都是為人民服務的，你反對老百姓可苦了。我說友黨、兄弟黨，不要搞成反對，

政見有意見提出來好的接受，我們來落實、來做出來，這樣就好。對於族群一年至少也要有一次、兩次，總理接待各個族群有影響力的人，大家在一起吃頓飯，討論問題。還有宗教的領袖，你一年至少有一次到兩次，在你總統府見面，這個大團結那很有效果。這是什麼？我覺得政治人物應該要相通。陸先生跟我關係不錯，我跟他講話他都能夠接受，所以我說你帶頭做。至於教育改革，我也給他提供一些意見，都好事情。

主持人：是，非常謝謝師父。其實師父開示的就是如何放下我執，包括宗教在內，我們知道華文或者漢字裡面非常有意思，如果是自我為中心，自大一點，那就是臭皮囊的「臭」，我們再寫一遍，自大一點果然很臭，這身臭皮囊。完全都看你自己的話，當然這個世界就搞臭，不可能團結、和諧。我們講宗教力量應該要能夠同心協力，力是三股力量，其實不止三股，但是要同一條心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主持人：我還是一樣要追問一下師父一個問題，凡夫俗子要放下我執何其困難？我們當然不是要去談政治人物跟政治領袖。可是我們看到台灣在受到這麼大傷害，相關單位的人，我們不去細點任何一個人的名字，但相關單位的主管都覺得自己滿受委屈，我這樣戮力從公，無眠無休，你們社會還這樣指責我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委屈。看來看去，開記者會也都是為自己做辯解，沒有想想這麼多的民眾無家可歸，無業可就。所以究竟台灣這個社會目前看起來是無藥可救，還是還來得及還有得救？如何能夠讓政治人物跟讓一般的民眾，盡可能的放下我執，不要把臭皮囊的臭，自大一點，把自己放得這麼大，把台灣、把世界、把宗教看得這麼小？還是要請師父幫我們進一步來開示。

淨空法師：做人基本的條件，就是要學會愛人，愛人才是真正愛自己。所以古聖先賢、每個宗教教我們做人第一個是什麼？第一個是謙虛。你看天主教他們的朝暮課誦是《玫瑰經》，《玫瑰經》的第一段，「聖母瑪利亞的謙卑」。我們中國六十四卦裡頭謙卦，是六爻皆吉只有這一卦，所以一定要謙卑，謙卑才能尊敬別人。這是講的禮教很重要，國家，在中國每個朝代，如果說將來人寫中國這一個時代的歷史是亂世，為什麼變成亂世？老百姓生活沒有規矩可以遵循。從前每個朝代政權一建立，不超過五年，制禮作樂，大家都有規矩，服裝也是一樣的，也是分士農工商分得很清楚的。現在全沒有，沒有就是亂世。所以如果說是，現在我們真正能夠把禮樂好好去研究，從古時候禮樂的精神，現代我們怎麼個做法能夠頒布，你就是把這亂世帶回歸大治，這個功行了不起，是很有意義。一百多年來的亂世，這是中國最長、最悲慘的一個時代。所以賢能的人應該朝這個路上走，把這個亂回歸到正，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。

。

主持人：非常謝謝師父。師父最後開示我們說要撥亂反正，不要正反亂撥，心中無神目中就會無人。期待我們大家都以謙卑的心情，在師父的開示之下，讓台灣這塊土地，無論是士農工商都用謙卑的心來對待彼此，因為世界宗教本一家，我們都是兄弟姊妹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

淨空法師：謝謝。

楊先生：謝謝。